

雙城記

何翼平

出場亮相

一身之吸在於臉，一臉之戲在於眼，這是演藝行當中流行的一句話。

前些天看中國戲曲，有一場票很好，但座位在舞台的左側。看戲曲講究看演員上場，分「上場門」和「下場門」，也叫「出將」、「入相」，粵劇稱上場門為「虎度門」，即是演員上場亮相的位置。這個位置很重要，會看戲的人，一定要坐在舞台右側，也就是「下場門」，為的是看演員上場亮相。

上場第一次亮相，是演員最重要的一環，現在的演員多數不懂，導演也不要求，人物出場就像溫吞水，不給人留下印象。電影《梅蘭芳》由黎明飾演梅蘭芳，中心人物梅蘭芳在出場那一刻，就沒了味道。黎明有儒雅沉靜的一面，也有幾分似梨園男旦的嬌柔，但是，黎明那雙眼睛沒有梨園大師的味道。大師們為了訓練眼神大費功夫。梅蘭芳在家養鴿子，用竹竿挑起一段紅綢揮動，鴿子隨紅綢飛舞盤旋，他緊盯著鴿子看，就為了練眼神。

名花旦劉長喻師從荀慧生，老師要她在黑暗中看點燃的香頭，眼隨香頭轉，一看就是幾個鐘，是為了練眼神，演出舞台上眼波流轉如波似水的美人。美人，不是憑長得好就能動人的。黎明沒練過眼神，導演也沒有要求，他的眼神裡，始

終不見梨園行大師的清澈，只剩下一團迷惘濁氣，這也不能怪他。

不止黎明沒練過，多數演員都沒練過。最近正在上演、賣了三十多億的影片，主演做不到眼中有神，有的演員可能演多了電視劇，不習慣大銀幕拍攝，表情過火尚可接受，但沒有眼神，刻畫不出角色，從頭到尾一個樣，這都是缺乏訓練。

梅蘭芳先生的好友、軍師、秘書許姬傳講過一段往事。1955年夏日，為了答謝他在《梅蘭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記述養鴿練眼神，梅蘭芳送給他一幅雙鴿圖。梅蘭芳說：「昨夜三更後，你已入睡，我給你畫了一對鴿子，你可品評一下。」許姬傳接過打開紙卷，只見下方畫了一對鴿子，蓋有兩方圖章，紙上方留出四分之一空白。梅蘭芳說：「你可以做一首長詩，題在上方，再找幾個朋友也題詠一番，這樣將來可能就成一件古董了。」五年後，梅蘭芳以心疾逝世，葬於香山。

一年清明掃墓之後，許姬傳作長詩題於畫上。張伯駒看到了，馬上自告奮勇題詩一首：「行雲響遏系金鈴，知到青霄第幾層。飛去曾傳人日鳥，已終王氣十三陵。」九一老人沈裕君以篆書題寫「梅蘭芳雙鴿圖」。如今，梅、張、沈、許均歸山路，不知此圖尚在否？

此山

鄧達智

65歲重新美麗代言人

伊莎貝拉·羅西里尼(Isabella Rossellini) 去年以65歲被邀重新出任前顧主、著名化妝品蘭金(Lancôme) 代言人。

連她自己也感驚奇，早在二十多年前，出任代言人十多年後的42歲，被當年蘭金話事人解約、遺棄，理由是太老，成為品牌發展年輕市場的絆腳石。

伊莎貝拉系出名門，父親是意大利著名導演羅西里尼；母親更是擲地有聲一度世上第一美人，原籍瑞典的巨星、影后英格烈褒曼，經典電影《北非諜影》女主角。父母在二次大戰後，為愛情踏出傳統枷鎖，譜出驚世不倫之戀，一度為西方社會唾棄。伊莎貝拉演戲天分或運氣雖然沒有乃母水平，然而拍過《White Night》、《Wild at Heart》、《Blue Velvet》等等經典電影，表示她的電影歷程也並非泛泛。

除電影演員、電影製作之外，她亦是作者，廣為人知則是模特兒，作為Lancôme多年代言人，她的一張知性面孔及透露聰慧清晰的雙眼廣為世人接受，雖非美艷如Cindy Crawford，但簡潔光華直接滲透，看過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也是社會上一部分實幹女性認定的美貌與

智慧並重一個標杆。曾在紐約看過時裝天橋上伊莎貝拉演繹流行設計師作品，個子雖非標準起碼1米75模特兒身段，大概1米68左右，當時已四十多歲，身形些微略胖，然而口紅微軟了的朱唇裂開微笑，一室皆春，確實有那種讓人感覺溫馨的感染力，甫出場觀眾即報上熱烈掌聲及歡呼聲；昂然踏上天橋，一頭齊耳清湯掛鬚隨輕風飄揚。自信而自然的氣質任誰看到都不禁愛上。

跟過去模特兒純粹吃青春飯的現實不再一樣，黑珍珠納奧美金寶快48歲，去年與一眾日超模出現在Versace米蘭及巴黎LV天橋上，大眾再次目睹美人似從來沒老過，隨後數月納奧美金寶狀態大勇，猶如歲月沒有留痕，她的BFF(Best Friend Forever) 49歲的Christy Turlington自26歲退役天橋，拍攝的重量級廣告未曾中斷過。伊莎貝拉托這波人性化成熟模特兒再現的熱潮，以65歲再為化妝品牌代言，理所當然！

■伊莎貝拉新廣告展現成熟美。作者提供



隨想

興國

名人離世有感

兩位名人先後離世，一位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霍金，一位是華人世界享負盛名的作家李敖，都帶給我無限感慨，腦海中都浮起了往日的片段記憶。

我中學時代喜歡讀雜書，除了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之外，就是喜讀筆鋒辛辣的雜文，讀李敖的書，第一本就是《傳統下的獨白》。

記得國文老師知道我讀的書之後，便勸我不要這樣讀書，要有系統地閱讀文學作品，像西方的經典作品，更要一本本地看。我當時年輕不懂事，未有聽進耳裡，還是依然按自己喜愛的來看。因此後來到台灣升學時，購買的書都是單本的作品。後來很想寫小說，但就被批評為藝術層面不足，空有感想而已。

大學畢業打工後，喜歡閱讀科幻作品，偶然在書店中看到霍金寫的《時間簡史》平裝本，購來讀後，非常喜愛。有一次到長輩家吃飯，

長輩讀高中的兒子問我有什麼書可以推介紹給他，我便把《時間簡史》送了給他。想不到他深受影響，愛上了物理學，大學選讀的就是物理系，選到美國留學拿了物理學博士，更在大學擔任物理系的教職。

霍金離世的消息傳出後，有位長輩對我說，有空可以看看兩千多年前屈原寫的《天問》。要讀懂屈原的作品，要看多不勝數的註解，於是我選擇「百度百科」的譯文來看，開頭幾句是這樣的：「請問：遠古開始時，誰將此態流傳引給後代？天問尚未成形時，又由哪裡得以產生？明暗不分混沌一片，誰能夠探究其中原因？大氣一團迷濛無物，憑什麼將它識別認清……」

啊！原來長者的意思，是告訴我中國人兩千年前就開始思考類似霍金思考的問題了，只是那時只能從哲學的角度來作「天問」，不像現今依靠科學實證來探究而已。宇宙和人生的奧秘，人類自古至今都未曾停止過追問啊。

百家廊

袁星

五個近似圓形的白色小花瓣，等距離嵌在中間黃綠色的「花柄」上。一根根花絲從裡向外放射狀分散開，每根花絲上托舉着一個細小如點的花藥。它們一朵朵排成半球形的小花簇，肩並肩擁擠着從翠綠碎薄的葉片中探出腦袋。風兒一吹，花藥、花絲、花瓣、花簇連同眾多花葉、花枝一起，迎風搖擺顫動，清新爽目。

每年早春，山上的野草剛剛鑽出嫩芽，梨花從枝椏裡破芽而出將開未開，懸崖峭壁上的這種「小白花」就一叢叢綠得精神抖擻了。這種小白花當地人有種土稱呼，叫山翠枝、山脆骨。由於沒有文字記載，其得名也說法不一，因此也可能是山脆枝或山翠骨。這種野花的葉片小而薄，顏色翠綠。其枝條如一根根細骨，看上去又極像細鐵絲，顏色有黑有紅，一節一彎，質地非常脆。如果摘淨葉片，順着枝條的根部向前擡，力道適合的話，所有小骨處都能脆生生折斷。因此，其土語名究竟因顏色翠綠而來還是因枝條硬脆而來，在當地是有一些爭議的。

我見到山翠枝的第一眼，就喜歡上這種白得淡雅的野花。年齡小時，雖然喜歡，卻只能眼饞，根本夠它不到。這種野花雖美，卻一般不生長在平地上，而是生長在斜坡上，且絕大多數生長在懸崖峭壁之上。年齡大些了，在岩石縫隙中，偶爾遇到這種野花，實在喜歡得不行，就折幾枝細成一束帶回家，整束浸到玻璃瓶中。早春時節，外面還包裹着涼意，帶回家的山翠枝，進到屋內卻呆不兩天就萎焉了。那時候我一直不解，在外面山野之中的野花，條件那麼差都能開得鮮亮，帶回家怎麼就這麼不經折騰呢？

山翠枝生活的環境，多是亂石聚集的岩石堆或懸崖峭壁上。那樣的地方，土是極薄極少的。即使有點兒土，也是壓於大石之下，或者峭壁的光縫中。一般植物的生長，都是有溫度、光照和水土要求的。山翠枝能在這樣惡劣的地方長期生存，對水土、光照等的需求，應該不是很嚴格。除了難於挖掘，移栽後的成活率，按說應該是很高的。

結婚第二年春天，梨花盛開時，我和妻子、小姨子一起到野外遊玩。這兒多山，沿着山間小路爬到山頂，從高處俯瞰整個村鎮，梨花如海，一片片、一嶺嶺白得勝雪。從我記事起，這裡就一直長有梨樹和梨花。

那時花開

早春外出遊玩，看梨花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遊玩的意味更大一些。那時妻子已有孕在身，登山對她而言，比我們來累得多。我是男士，背水和零食的活自然歸我。這兒的山雖然不比五嶽，卻也堪稱難行。從村子到山頂，一直都是幾十度的斜坡，坡陡路滑，碎石遍地，一不小心就可能跌倒。攀上山頂，路就平坦些了。放眼望去，整個山頂到處還都沉浸在冬日的荒涼中。山風還是涼的，吹得荒草簌簌響。雜草其實已經醒過來了，只不過那些嬌嫩的綠芽兒都還躲藏在枯葉之下。山上的迎春花，在光禿禿的枝條上綻放，那鮮豔的黃色，顯得異常惹眼。我們沿着山頂的路，繼續往遠處遊逛。

山上的松林開始變綠，那低調了一冬的灰褐色，這會兒正慢慢退去。大地從冰凍裡解凍出來，處處都在呼吸。陽光照在土石上，溫暖得像在冒蒸汽。我們累並說笑着，沿着山路四處閒逛。山頂的梯田，大多還沒開始耕種，依然裸露着黃褐色的肌膚。偶爾碰到一兩株蒼老的大梨樹，我們就靠近了，擺出各種姿勢，拍幾張照片留念。路上很暖和，有些梨花正在綻放，有些含苞欲放，還有少數已開始落瓣飄飄。梨樹一般都是先開花後長樹葉的，這個早春季節，花才是梨園的主旋律。梨花的美，也在於這種純白。如果先長出茂盛的葉片，梨花的美麗，也許就要打個折扣了。梨花沒有濃郁的花香，其味道非常清淡，就像早春的綠色嫩芽那樣，淡得雅致，淡得更有味道！

那次外出遊玩，中午一過，我們就開始往回趕。我們走上一段路，就得停下來歇息。在一處梯田的壩堰邊，在一米多高的石壩的最下部，在一堆碎石堆裡，有幾叢格外惹眼的山翠枝自下而上沿着石縫枝繁葉茂地生長着。那幾叢翠綠既不濃也不淡，鮮鮮綠綠的，恰恰好處。在翠綠的枝條頂上，一簇簇半球形的花簇高高擎起，緊密偎依在一起。那些花，顏色和模樣兒有點類似梨花，只是花香更淡，花朵兒也更小巧精緻。我跑過去，湊近花朵兒用力嗅了嗅，那花蕊處，那翠綠濕潤的地方，油亮亮的，竟然還透着一絲特別細微的甜味。兩隻小蜜蜂，振動着翅膀，在花叢中忙來忙去。牠們或許也嗅到了山翠枝花的甜味了吧，或者是被山翠枝花的這白得誘人的顏色吸引來的。

看日出的感受

這一次到台灣旅遊，最大目的便是到阿里山看日出。以前到美國旅遊的時候，我們一家人也會一起參與郵輪假期；在郵輪上，也有很多人會早一點起床看日出，但我這個懶惰的人，怎麼會做這事情，所以從來沒有看過日出，但今次有這個機會，而且一班台灣朋友也有這個想法帶我去看而且不嫌麻煩，所以便決定了這次的旅程。

到阿里山看日出，除了開車到山上面，還會乘坐小火車再上高一點的山峰「祝山」，因為這個位置看日出會比較適合。當天早上我們三點便起床，然後開車到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這個地方便是乘搭火車的地方，買過火車票之後，早上五點半便開行，大概二十分鐘便到達「祝山」這地方。到達後，乘客便會佔一個有利位置看日出；但天氣非常寒冷，畢竟是海拔二千四百五十一公尺高，當時的氣溫大概是八度左右，好在之前台灣朋友已經提醒我帶一件厚厚的衣服，因為高山氣溫特別低，所以我也不會着涼。

等待看日出，大概還有1小時太陽才出來，大家都以為霸佔着一個已經很好的地方，但在山上有一位自稱六十三歲的男士卻說：「你們站的位置錯了，應該在另外一個地方才可以看見太陽出來。」接着他便跟我們山上的這些人講解有關看日出的資料，而且很準確地說出：「日出會在六時四十五分，會從前面的高山出來」。他更介紹阿里山這個地方的特色，及山上所生長的樹木有何特別。突然他從身上拿出一個木製的蘋果，說這個蘋果其實是阿里山最出名及珍貴的「檜木」所製成，因這種樹木很有用處，木的味道可以驅蚊蟲，而且他還說如果你經常拿着這個檜木蘋果，更加可以年輕二十歲及面上的斑點也會祛除，好像很神奇。

經過他大概半小時的介紹之後，終於到了太陽出來的時間，看着遠處的太陽，其實自己覺得沒什麼特別，因為我以為看日出，應該是漆黑的天空，然後太陽升上來，但當我們乘搭小火車的時候，天空已經開始亮起來，以為錯過了，然後才發現看日出其實是等着太陽出現，天已亮了，所以對於我來說，看日出的意義沒有了，而且有點失望，不過有着這個經驗也不錯。

古今談

范舉

空天飛機比穿梭機高級

中國發展速度之快，讓美國感到震驚。美國把許多高科技的研究和開發，都轉給了民營公司。航天的發射研究，政府不再注入資本了，希望壟斷性的財團來搞。理由很簡單，特朗普要優先發展美國的軍備，要造飛機和戰艦，要做小型核彈，大量的金錢都花在軍費開支，財政赤字達到天文數字程度。結果科技發展的優勢縮小了。

中國則不然，每年有百分之七的經濟增長，為美國的二倍。科研的費用開支自1995年至2016年增加了20.9倍。這正是中國高速度追趕上來的原因。美國不承認一人一票的制度已經出了問題，民粹主義已經撕裂了美國，兩黨互相鬥爭，不顧大局，嚴重降低了美國的效率。今天西方許多人都在研究，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是否真如福山所言，這是「人類終極的、最完美的制度」。

中國的優勢是，政策有連續性，而且能夠集中全國的力量辦大事，盡量降低成本，為人民謀福利。以高速鐵路為例，中國的普及率和本地控制，是全世界第一的。美國、歐洲、日本的科學實力都可以發展高速鐵路，但是成本驚人，所以無法普及。在競爭的時候，中國的造價，僅為歐洲和日本的三分之一。

核電站也一樣，日本出了福島核災難之後，美國、歐洲、日本都被嚇怕了，出於爭取選票的需要，政府立即宣佈停止再興建核電站。但是中國卻研究了所有的西方核災難的問題，並且由科學家設想各種熔核芯的可能性，設計出華龍一號核電站，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核電站系統，成為了當今世界最先進的安全核電站，能夠向全世界出口，每售出一台核電站，相當於美國出售二

百架波音飛機。

中國科學發展有自己的中華文化的聰明智慧：「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中國要追趕西方，如果在西方已經成熟的領域上跟着人家走，永遠是落在人家的後面，浪費了財力物力人力。因此，要選擇一些西方還未有起步的、或者是新發展的科技領域，集中人力物力作出突破。正因為如此，中國的量子計算機、量子通訊，走在美國的前面；中國的人工智能開發也走在美國的前面。中國的核電站，也走在美國的前面。

到了最近，中國不僅有時速四百公里的高速鐵路，現在中國還有時速六百公里的電磁懸浮高速火車。今後的發展方向，是時速一千公里的電磁懸浮高速火車，比較飛機還要快。估計未來十五年內就可以普及。美國和歐洲為什麼做不到？關鍵在於這種科技的成本太高了，沒有商業價值，賺不到錢。中國人的聰明和智慧，就是用在降低成本這個骨節眼上。今天我們的真空管道技術，已經趕上去了。

更重要的是，中國有十三億人口，是研究高科技和降低高科技產品成本使之更快投入服務的王牌。若一個發明的研究成本是三十二億元，分攤到每一個中國人的消費，每人是一元；美國是四元。正因為如此，中國完全有辦法、有能力比美國更快實現時速為一千公里的真空管道電磁懸浮高速火車。

中國目前正在研製一種用於天地往返運輸並可重複使用的「空天飛機」——「騰雲工程」，這種「空天飛機」既能夠載人，也能把衛星等航天器送到太空。比美國同類的太空飛機（過去美國使用穿梭機）還要先進。

演藝

小蝶

舞台燈光憶故人(之一)

在香港演藝學院開放日那天，我也到了展覽燈光的課室參觀。當我看到燈槽上吊掛着一盞盞的舞台燈，我的思緒完全不受控制地立時飛返到我在美國修讀燈光照明科目的情景。

多年前，非常年輕的我首次踏足美國繼續深造，選擇了戲劇藝術系。到步後的翌日，我走進顧問老師韓恩博士的辦公室。與韓恩共用辦公室的教授也起來與我握手，介紹自己是布雷法教授。當布雷法知道我剛從香港前來，立時興奮地問我：「你認識King Fai Chung嗎？」他口中的King Fai Chung，正是King Sir鍾景輝。香港雖小，卻有這麼七八百萬人居於其中。在茫茫人海中，怎麼會湊巧地認識一人的呢？世事偏偏就是那麼湊巧，我剛巧就認識King Sir，因為他曾教我戲劇。原來布雷法是King Sir在耶魯大學時期的同學，二人曾經是很好的朋友。更湊巧的是，顧問老師跟著為我選科，竟然就選了布雷法教授的燈光照明一科。我因此在當了King Sir的學生之後，又再當他的

同學布雷法的學生。

我就是從這科中認識舞台用的Fresnel燈和聚光燈。我不但在上課時學到它們的功能，也由布雷法帶領我們到學校的劇院近距離接觸它們。劇院的燈光操作員將吊掛在舞台上燈槽的Fresnel燈和聚光燈降下，讓我們可以看清楚它們的模樣。那是我首次認識舞台上的燈光設備。那天我在演藝學院開放日燈光展覽室中看到吊着Fresnel燈和聚光燈的燈槽，就如我在修讀光科時在舞台上所見到的。沒想到一條燈槽，竟然會幕地令我的思緒返回學生年代修讀燈光照明的情景。

我的回憶還未完。要從燈光照明這一科取得高分數，可以從多方面努力：上課出席率、考期中試和大考，以及到劇院實習。可能是愛屋及烏，又或是欣賞我遠赴重洋求學的決心吧，布雷法特別關心我這個整個創作學院四大學系中唯一來自亞洲的小女生，而我也以優異成績回報他——我在兩次考試中均獲甲等成績。我仍記得所有修讀燈光照明科的學生都要到劇

院實習一個月。在那個月中，我每天下午五時下課後便到劇院，一直至晚上十一時。我要做的工作非常簡單，就是與另外四名同學躲在那小得連轉身也不可以的燈箱內幫忙控制燈掣。工作既沉悶又少量，但我們卻要每晚其中站着或坐在地上五六個小時被謀殺時間。我們身處的地方只能聽到排練，完全看不到舞台上的演員。每晚都是聽着那相同的數首歌曲，連我也懂得唱了。我那時真的十分懊惱，不斷問自己：「我來美國念書就是為了躲在這不見天日的十多平方呎的鬼地方嗎？我什麼地方也沒到過，每天只是從家走到班房，再由班房走到這兒然後回家。」天啊！對一名少女來說，一個月是多麼漫長的時間！由於排練太夜，每晚返家我都需要學校的護衛護送，因為人人都說女子晚間在校園內獨自走動是自招麻煩的事情。

除了有助我拿了甲等成績之外，那個月在燈箱內的最大收穫便是讓我有無數機會練習英文和向同學請教。大概我那口美國腔的英語就是在那個月內練成。



■山翠枝花 作者提供